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十字军骑士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部长篇小说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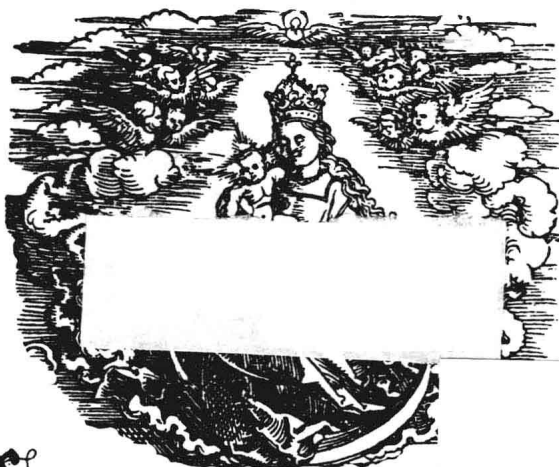


主编：刘以林

十字军骑士

著者：〔波〕显克微支

译编：周永翠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殄，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波兰著名作家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9),一生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先后发表了反映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火与剑》、《洪流》、《伏洛塞耶夫斯基先生》三部曲,以及描写罗马皇帝残暴统治的《你往何处去》等小说。《十字军骑士》是在1890年发表的。

这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年轻、英勇的波兰骑士兹皮希科为了心爱的姑娘达奴莎而不断地同十字军骑士团作斗争,然而,达奴莎和她的父亲尤仑德却没有逃脱十字军骑士的魔掌。在受尽非人折磨之后,他们悲惨地死去了。十字军骑士团的血腥压迫,终于使波兰和立陶宛联合起来,他们同仇敌忾,一举在格隆瓦尔德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已经是夜晚了，在蒂里茨的一家客店里，几个贵族和商人还坐在一位远方来的骑士周围，津津有味地听他谈着自己的经历。

“我是波格丹里茨的玛茨科。”骑士自我介绍说，又指了指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他，是我哥哥的儿子，叫兹皮希科。”

玛茨科是位受过册封的骑士。他正当中年，蓄着一脸大胡子，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孔却很削瘦。头上的发网镶着珠子，身上的皮外衣有胸甲的痕迹。腰间束着铜扣串成的腰带，腰带上系着一把套着角质刀鞘的战刀，还有一支旅行时用的短剑。坐在玛茨科身边的兹皮希科显得轻松愉快，他留一头长发，也穿一件皮外衣，只是不束腰带——标志着他还没有被封为骑士。战争夺走

了他们的家园和亲人，兹皮希科从小便和叔叔一起投军打仗了。

“那时，他才十二岁，也骑一匹小马，给我拿头盔，拿长矛。噢，别看他年纪小，可从小就身体强壮。十二岁的人就能把石弓支在地上，胸口抵住曲柄，拉满了弓。我在战场上看到的一些骑士还胜不过他呢！”

接着，玛茨科又讲起了立陶宛打仗的事。

十字军骑士是一群无恶不作的强盗，他们每年都要出征立陶宛，一直打到都城维尔诺。他们作战也都很勇猛，有时甚至单枪匹马就敢去冲击一支大军！

“不过，别担心。”玛茨科举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说：“我们的人都是好样的，全是出色的骑士和刚强的汉子。我敢说，虽然十字军骑士很气派，可我们能打败他们！”

“那就好了。但愿天主保佑！”听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您真是见过大世面呀！”一个商人说，“我听说克拉科夫就要举行大宴会了，为国王和快分娩的王后祝福，听说还要进行大比武呢！我们就是从各地赶来，要去见识见识的。这位骑士想必也是要到克拉科夫去吧？”

“不错，要去的，我还想去显显身手呢！还有兹皮希科，他这次也要参加比武，先把骑士的腰带和踢马刺弄到手！他虽然年轻，嘴上还没长毛，可已经掀倒过几个穿胸甲的骑士了。”

这时，一直没开口的兹皮希科孩子似的笑了笑说：“我还准备选一位姑娘，为她效劳，再去找一个妻子。”

几个商人和贵族又撇嘴又摇头，只觉得兹皮希科是年轻气盛。玛茨科很快把话岔开，自豪地说起自己在战争中所立的功劳。

正说着，窗外忽然一阵喧哗。琴弦声、歌唱声、笑声和马的鼻息声和在一起，清静的客店外顿时热闹起来。

“是宫廷来人啦！”店主人嘴里嚷着，接着又忙不迭地准备去了。

原来是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今晚要在这里歇息。三个商人都急匆匆地走了，只剩下玛茨科叔侄俩和两个贵族。

—
—

安娜·达奴大是玛佐夫舍公国雅奴希公爵的夫人，从前的国王盖世杜特的女儿，又是立陶宛大公爵威托特的妹妹。这时候，公爵夫人满面笑容地进来了，身后跟着宫女、一群宫廷侍从和小厮。这有说有笑的一群人，立刻把客店挤满了。

玛茨科也准备离开，可公爵夫人留住了他们，当她听说玛茨科从立陶宛来，便高兴地和他们交谈了起来。

“达奴莎，快来唱一支歌吧！让我们开开心。”公爵夫人喊道。

只见一位小姑娘从公爵夫人的身后走了出来。她头戴小花冠，金黄色的头发披在肩上，身上的蓝色衣裙和脚上的红尖鞋相配，十分好看。她很从容地抱着小琵琶站到一条板凳中间准备唱

了，歌声银玲般地响了起来……

歌声使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尤其使年轻的兹皮希科心醉。从小就在军队里生活的他，对战场上可怕的情景已经看惯了，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美妙的歌声。他便忍不住向一位年老的宫廷侍从打听起来。

达奴莎是个有名的骑士尤仑德的女儿，她的母亲本来是公爵夫人的宫女，后来嫁给了尤仑德。五年前在一次战争中，她的母亲被一个头盔上插着孔雀毛的十字军骑士绑在马上，连气带怕，当时就吓死了！为了这件事，尤仑德发誓要向骑士团的人报仇。

兹皮希科的耳朵里不断回荡着达奴莎的歌声。他不觉脱口而出：“谁是她的骑士呢？”

“骑士？”那老侍从听了连忙摇头，“她还是个孩子，才十二岁呀！”

达奴莎的歌声高昂起来，老侍从被吸引了过去。兹皮希科却默默地想着什么，又问道：“您刚才说，她还没有骑士吗？”

老侍从没有回答，而歌声停止了。一个胖大的乐人往起一站，使那条板凳立刻翘了起来。达奴莎站立不稳，眼看就要摔倒，周围的人都惊叫着要去扶她。

就在这时候，兹皮希科像野猫似的窜了上去，一把把她抱在了怀里。

兹皮希科把达奴莎送到了公爵夫人的面前，然后跪下去，高声说道：“这个小姑娘已经到了有她自己骑士的时候了，我也应该有自己的情人啦。如果您允许，我愿意起个誓，一辈子忠于她！”

兹皮希科真的跪在地上，一本正经地起了誓，并说一定要亲手杀几个十字军骑士，从他们头上拔下三簇孔雀毛，献到达奴莎母亲的墓前。

公爵夫人很喜欢兹皮希科，她一直高兴地看着他起誓，可是当她听兹皮希科说要去杀十字军骑士，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说：“别拿这种誓开玩笑。去和我们的敌人作战，当然可敬，可你还太年轻，在战场上很容易送命的。”

这时玛茨科上前向公爵夫人解释说，兹皮希科虽然年轻，可是在战场上的经历倒不少。如果真的战死了，那倒是令人钦佩的结局，如果杀死几个十字军骑士，也是一件荣誉！

公爵夫人这才点点头，说：“看来，我们要跟这位侠义的小骑士打交道了。”

达奴莎脱下手套，交给了兹皮希科，她虽然装得十分庄严，可一双蓝色的眼睛总是闪闪的，对跪着的年轻人笑，两只脚禁不住摆来摆去。兹皮

希科恭敬地接过手套，吻了吻，又吻过达奴莎的双手和双脚。

在场的人倒并不很认真地看这件事。当时，每个有权势的家族的姑娘和结过婚的妇人，都有一位骑士。一个骑士对一个姑娘起誓，并不因此就是她的未婚夫。

兹皮希科换了一身装束，都是他在战场上夺过来的战利品，崭新的装束引起了全屋人的注意和赞叹。达奴莎向他走过来，可没到跟前又停住了，红着脸扳起了手指。

吃饭的时候，兹皮希科坐在达奴莎身旁，不时地给她拣几片最好吃的腊肠。他还为了显示他骑士的力量和节制饮食的精神，不像别人似的把硬壳果放在嘴里咬，而是用手使劲地捏碎，把果肉拣出来都送给了达奴莎，又用力一吹，把果壳吹到半空中。这引得达奴莎笑得难以抑制。公爵夫人怕她笑呛了嗓子，连忙让兹皮希科停止了这种娱乐。

吃喝完了，人们又欢跳起来，当有人想让达奴莎再唱支歌时，她已经靠在小骑士的肩头睡着了。

三

午后，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同公爵夫人一起前往克拉科夫去。

兹皮希科盼望着打仗，好和那些干尽了坏事，令人恨之入骨的十字军骑士团拼个你死我活。并且一想到达奴莎的母亲就是在五年前，十字军骑士团袭击玛佐夫舍公爵时死的，兹皮希科就在心中暗暗祷告，让自己能及早杀死三个头盔上有孔雀毛的十字军骑士，实现对达奴莎的誓言。玛茨科想的和侄子不完全一样，他盼望打仗。但主要希望在战争中发一笔财，得到一批俘虏，然后，叔侄俩回到波格丹里茨去，重建家园。他自己年纪大了，不想结婚，只有靠兹皮希科保持家族的延续了。

正当人们说笑时，玛茨科突然叫道：“前边山

头上有个人!”

兹皮希科也看见了：“一点不假。长得那么高大，别是个山神吧!”

这时大家都看见了，只见山头上那个人勒住了马，一动不动地站着，朝这边瞧着什么。

“我去看看，我可不怕他!”兹皮希科说着，就飞驰向前了。玛茨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

兹皮希科走近了，那个大汉和葛地和他打了招呼。兹皮希科一看大汉身后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披着一件绣有红十字的白色斗篷，头戴一顶刚盔，盔上插着什么?啊!一簇华丽的孔雀毛!

“十字军骑士!”兹皮希科觉得周身的血都沸腾了。

“端起你的矛!”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就在这时候，一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把兹皮希科的矛一把夺了过去，猛地一下折断了，又一支手勒住了他的马。

“你这疯子!你在干什么?!”深沉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在攻击一位使者，这是侮辱国王!”兹皮希科扭头一看，原来正是刚才遇见的大汉。

大汉名叫波瓦拉，是大名鼎鼎的波兰骑士，最受人们尊敬的国王的代表。

“我的责任是照国王的命令行事，给他戴上脚镣。”

“他是个贵族。”玛茨科辩解道。尽管他知道兹皮希科干了件蠢事，但是，他还是准备保护自己的侄子。

“那好，让他凭骑士的荣誉起誓，保证会进宫投案自首。”

“我起誓！”兹皮希科大声喊道。

当波瓦拉听说兹皮希科对达奴莎起誓的事时，便说：“这个少年所以犯罪，是因为轻率。既然如此，我倒愿意不加过问，可惜办不到，除非那位骑士团的执政官能答应不向国王告状。你去求求他吧！”

“什么？”兹皮希科一听就惊叫起来，“让我去向十字军骑士赔罪？我宁可去投案自首！”

波瓦拉严肃地看着他说：“你这可不聪明！我比你更知道怎么样才符合骑士的身份。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请求人家恕罪，不为此而感到难堪。”

“我宁愿去和他决斗，哪怕是死了。”兹皮希科红着脸说。

玛茨科知道侄子的脾气，便决定替他去求情。

这位使者叫里赫顿斯坦，是代表十字军骑士团来向国王和王后祝福分娩的。此刻，他正端端

正正地坐在马上，沉着脸等着这几个人向他谢罪。他傲慢地昂着头，灰眼睛里露出极其轻蔑的目光。波瓦拉上前调解，可里赫顿斯坦竟一语不发，摸了摸唇上的黄髭，毫无表情地径直向前走了。瞧也不瞧他们一眼。

过了一会儿，波瓦拉跑来对这叔侄二人说：“他说如果你们满足他的要求，他可以不再向国王控诉。”

“什么要求？”

“他说他现在要去向公爵夫人致敬，让你们也过去，下马，摘下头盔，光着头，站在众人面前，向他求饶。”波瓦拉见兹皮希科脸上青筋直暴，马上又补充说：“你听我说。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们这样的人，是困难的。不过，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拒绝这样做，多半会成为刽子手的刀下鬼了。”

兹皮希科抬起头，倔犟地说：“即使我有两个脑袋，该砍也得砍掉，可我的荣誉只有一个，我决不愿玷污它！”

三个人一起下山，这时候，里赫顿斯坦已经在那里了，当他看见兹皮希科和玛茨科走了过来，便露出轻蔑的神态，等着看他们在自己人中丢脸的场面。可是，当他看见对方根本不打算下马来求

饶时，便立刻告辞，带着阴冷的表情朝公爵夫人来的方向走了。

这边，人们都兴致勃勃地谈着许多著名的骑士，兹皮希科听着这些，把刚才的事全忘了，只有玛茨科暗自伤心。

大家又急着赶路了。波瓦拉和公爵夫人在商量着兹皮希科的事，后来他们决定让这个年轻人到玛佐夫舍的宫廷来，因为国王对宫廷的侍从会宽大一些。兹皮希科想到这样可以经常见到达奴莎，就欣然答应了。

四

第二天早晨，玛茨科和兹皮希科跟着波瓦拉到教堂望弥撒。里赫顿斯坦也从蒂里茨的修道院赶来了。

国王和王后进来了，王后雅德维迦以她自己